

<<呐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呐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0558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0558

出版时间：1979-12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鲁迅

页数：14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呐喊>>

内容概要

《呐喊》共14个短篇，倘一一概述其内容，在此不必。不妨就题材大体分类，以明鲁迅先生对旧世界的否定、批判，对理想的新的世界的探求。

《狂人日记》描写封建宗法礼教的“吃人”；《孔乙己》、《白光》描写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，以及世态的冷漠与人的隔膜；《药》、《风波》、《阿Q正传》描写辛亥革命前后封建势力的凶残、投机与民众的麻木；《明天》描写社会的浑浊、冷漠；《一件小事》则歌颂下层劳动者，又是无情的自我解剖、自我批判；《头发的故事》、《端午节》描写不同知识分子的各自心态；《故乡》和《社戏》更是对美的赞歌。

对现实的批判，对理想的探求；《猫和兔》意寓对弱者的同情，对强势凶恶者的憎恶及与之战斗不止的精神；《鸭的戏剧》是对博爱、对充溢活力的生命的歌唱，又有世事并非尽如人意的叹惋。

<<呐喊>>

作者简介

鲁迅（1881-1936），原名周樟寿，字豫才，后改名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
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

鲁迅是他在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开始使用的笔名。

鲁迅于1898年到南京求学，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，后痛感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重于医治肉体病痛，便弃医从文。

1909年回国，1918年参

书籍目录

导读
知识链接
自序
狂人日记
孔乙己
药
明天
一件小事
头发的故事
风波
故乡
阿Q正传
端午节
白光
兔和猫
鸭的喜剧
社戏

<<呐喊>>

章节摘录

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

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

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

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

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

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

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

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

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

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 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

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

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 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

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

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

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铁青。

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

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

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

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

但是小孩子呢？

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

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

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。

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”

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

他眼睛却看着我。

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

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脸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

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

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

<<呐喊>>

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

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

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

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

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

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

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

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

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

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

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 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儿。

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

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

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

果然！

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

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

我说“是的。”

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

我说“可以！”

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

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

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

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

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”

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

“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”

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

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崇崇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截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

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

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

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

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

<<呐喊>>

”大哥点点头。

原来也有你！

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

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

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

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

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

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

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 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

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

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

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

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

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

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

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

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

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

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

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 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 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

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

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

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” 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

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

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

” 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

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<<呐喊>>

” 他不以为然了。
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 “不对？
他们何以竟吃？

！
” “没有的事……” “没有的事？
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
” 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
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 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” 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” 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
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

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
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 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

…… 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

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

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十 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

” 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
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
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
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
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
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
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
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

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

“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
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
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是人人太平。

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”

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

” 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

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

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

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

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这时候，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，高声喝道，“都出去！”

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” 这时候，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。

他们岂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；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。

<<呐喊>>

将来吃了，不但太平无事，怕还会有人见情。

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，正是这方法。

这是他们的老谱！

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。

如何按得住我的口，我偏要对这伙人说，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

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。

“你们要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

即使生得多，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，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！

——同虫子一样！

”那一伙人，都被陈老五赶走了。

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。

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。

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。

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；抖了一会，就大起来，堆在我身上。

万分沉重，动弹不得；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。

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，便挣扎出来，出了一身汗。

可是偏要说。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

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，……” 十一 太阳也不出，门也不开，日日两顿饭。

我捏起筷子，便想起我大哥；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，也全在他。

那时我妹子才五岁，可爱可怜的样子，还在眼前。

母亲哭个不住，他却劝母亲不要哭；大约因为自己吃了，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。

如果还能过意不去，……妹子是被大哥吃了，母亲知道没有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母亲想也知道；不过哭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说明，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。

记得我四五岁时，坐在堂前乘凉，大哥说爷娘生病，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，煮熟了请他吃，才算好人；母亲也没有说不行。

一片吃得，整个的自然也吃得。

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现在想起来，实在还教人伤心，这真是奇极的事！

十二 不能想了。

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，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；大哥正管着家务，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，暗暗给我们吃。

我未必无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，现在也轮到我自己，……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

十三 没有吃过孩子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

救救孩子…… 一九一八年四月。

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别处不同的：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，柜里面预备着热水，可以随时温酒。

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铜钱，买一碗酒，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，——靠柜外站着，热热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几文，那就能买一样荤菜，但这些顾客，多是短衣帮，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

只有穿长衫的，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

我从十二岁起，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，掌柜说，样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，就在外面做点事罢。

外面的短衣主顾，虽然容易说话，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

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，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，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，然后放心：在这严重监督之下，麯水也很为难。

所以过了几天，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

<<呐喊>>

幸亏荐头的情面大，辞退不得，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
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，专管我的职务。

虽然没有什么失职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，有些无聊。

掌柜是一副凶脸孔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，教人活泼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几声，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编辑推荐

《呐喊》(增订版)贯穿着充沛的反封建热情,“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”,《呐喊》是鲁迅1918年到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。

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。

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“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”,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,并为新文化运动“呐喊”。

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,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,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,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。

<<呐喊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